

# 嗨，中土世界！

2015-03-12 16:02:10

南半球的大学每年七月份就开学了，导致我去年7月3日早上考完最后一门期末考试，下午就大包小包急匆匆地往机场赶。几番转机，终于到达Dunedin时，已经是第二天深夜了。整个小镇都在安睡，零零点点的灯光，还有满天的繁星，就是我对Dunedin的第一印象。在新西兰的四个月让我深刻地体会到了人与人之间原来可以这么友善，如此相互尊重。也许是因为人口比较少，相互之间给予的空间就大了。无论走在哪里，迎面而来的人总会向你打招呼。在第一个公寓住了一个星期之后，我因为受不了街上整晚开派对的噪音，向学校申请换房间。住宿部的负责人是一位年长的女士，她仔细听我说完，向我解释说，学校一般不允许学生随意换房间，可是如果影响到你的正常生活，我可以给你破例。她建议我搬到离学校较远的一栋公寓里面，还主动安排了一辆车帮我搬家。从我向学校提出申请到我住进新房间，前后不过两天时间，而且也没有各种繁琐的手续文件需要签署。这样的办事效率，让我有点吃惊。期中假期去和一个新加坡的朋友去皇后镇玩，住在一家青年旅馆里。房间是男女混住的四人间，拿到钥匙进去的时候，另外两个男生已经住进来了。其中一个人的行李散落了一地，床上放着他的ID，电脑，单反，手机，钱包。当时我非常震惊，素不相识的四个人住在一起，他不怕东西被偷么。过了一会他回来，还十分高兴地与我们聊天，丝毫没有应有的防备心。这种相互之间的高度信任感，一直让我赞叹不已。旅馆的前台小哥也是如此。入住的时候他只核对了我们的姓名就把钥匙给了我们，只字未提房费的事，还叮嘱我们走的时候把钥匙投到门口的信箱就可以了，不需要特意跑到前台。我问他房费什么时候付，他居然说，任何时候都可以啊，你想现在付也行。在这样一个社会，想要占便宜简直轻而易举。可是没人去占。大概是因为相互太过信任，犯个小错就会失去这种信任，这个代价太过高昂，于是大家便都自觉止步了。英语专业的我刚开始上Otago的英美文学课程时，心里是很紧张的。毕竟是和以英语为母语的同学们坐在一起上课，我很担心自己跟不上。幸运的是，我的老师、同学以及助教们都非常友善，给了我很大的信心，也让我很快就进入了角色。为了转学分，我选修了Medieval Literature。这门课很难，阅读书目都是古英语手稿，上课简直就像在听天书。教授特别关照我，每节课下课都会单独帮我重新解释一遍上课我没听懂的部分。我也曾经为了修改期中论文，一次又一次地向她发修改过的论文，一次又一次地跑到她办公室去讨论我的作文。这门课最难，可也是收获最大的一门。在复旦，我并不是一个经常向老师请教的学生，学习也不是特别主动。突然暴露在一个完全陌生的英语环境里，我仿佛什么都不懂，什么都需要问。在这种压力下，我的学习欲望被完全激发了，天天往图书馆跑，乐此不疲。我选的另外两门课分别是Controversial Classics和Approaches to Literary Studies。两门课都是研讨型课程。与国内课堂的最大不同是，听完两个小时的课，我常常还是一头雾水，不知道老师到底想表达什么观点。后来才明白，老师只会做一个非常浅显的引入，剩下的研究和思考，都留给学生自己。特别是文学专业，大家的审美都是各不相同的，老师从不因为学生的论点而批评或是肯定，而更看重学生是否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自己的观点。说服力，远比观点本身要重要。经过一个学期的学习，我也深刻认识到了自己在阅读方面的不足，不仅阅读速度比同学们要慢很多，对文本的独立思考能力也很欠缺。几乎是以一周一本的速度看完了整整一箱子书（不看书就跑去上课会听得云里雾里，这也是在国内学校所没有体会过的）。回国的時候行李超重，于是毫不犹豫地衣服鞋子统统捐掉，只因为舍不得这些宝贝们。当年就听学长学姐们说，交流就像是做了一个长长的梦。亲身经历过了，才发现真的是这样。大洋彼岸的一百二十多个日日夜夜，遇见了很多人，经历了许多事，这些回忆，仿佛永远被留在了那里，我与他们，仿佛再无交集。可我还是十分庆幸，因为这个梦，它的的确确地发生了。